

一个女畫家的世界_{之二}

YI GE NÜHUAJIA DE SHIJIE ZHI ER

姚思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个女畫家的世界_{之二}

YI GE NÜHUAJIA DE SHIJIE ZHI ER

姚思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玮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焦海龙
版式制作:成都风马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画家的世界. 2 / 姚思敏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14-9375-5

I. ①一… II. ①姚…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9333 号

书名 一个女画家的世界之二

著 者	姚思敏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375-5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9
字 数	25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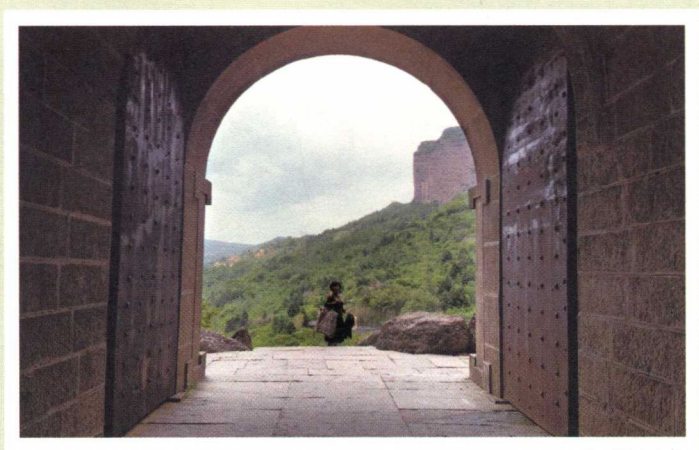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送给依然喜欢阅读的朋友们



自序

七年前我出版了随笔《一个女画家的世界》，第一次把自己的文字集中呈现，不免忐忑。好在拙作得到前辈、朋友、同道的首肯，他们撰写的读后感令我感动、温暖。著名美术理论家孙克、钱海源、林木先生分别给我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见附录）给我莫大的鼓励。七年过去，我的生活发生了太多的事，高兴得不能忘怀的，伤心得不愿提及的，林林总总又积累了一些。但是，我心里更加忐忑：如果说之前是怕这些东西太个人化而不一定有人愿意接受，那么，在微信时代，人们的闲暇时间总与手机关联，还有人愿意理会我这些书面的絮絮叨叨吗？

自从有了微信，我发现自己的业余时间多被它占据。阅读图书和撰写文字的热情明显减弱。微信朋友圈里的信息几乎可以满足我所有的好奇心以及自我表达的乐趣。首先，我可以选择关注自认为质量高的文字来阅读，这种阅读能让我涉足许多过去难得关注的领域，它们有深有浅，有宽有窄，有的极其严肃，也有的让人忍俊不禁。其次，我还可以分层次及时发表自己的相关意见，或公开或隐蔽。不用舟车劳顿便可与千万里之遥的朋友开怀畅谈。这些东西不限字数，不用编审，不拘时间、地点，诸多好处不胜

枚举。虽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其担忧，微信也还是愈演愈烈。

朋友说想约我的文章，自己也觉得好长时间不曾“有感而发”，然而细想起来又天天在“发”。其缘由是什么？连我尚且如此，还有人想阅读与写作，甚至阅读我的文章和书籍么？很久以来读者以坦诚平实，敢讲真话，对艺术与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角度与态度来肯定我的文字。然而翻开微信的好帖子一看，比我更坦诚、更平实、更敢讲真话、更独特深邃的文章多了去了。那么，我的意义在哪里呢？

所以，我好久不再“有感而发”，编了一大半的第二本文集《一个女画家的世界之二》也告暂停。就像一个沉迷于某种游戏的小孩忽然觉得这游戏不好玩，另外一款新游戏正在吸引我。我纠结的是：哪个“游戏”更值得玩？

昨天，有位画家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在他们最近参加省美协去某国防中心开展的拥军活动中，有位身为风洞专家的副司令员老提起我。他经常读我的文章，看我的作品，给予了我文字犀利之类一堆溢美之词。我不禁联想起每到一处或多或少总会听到类似的表扬，有业界泰斗，也有基层书画爱好者，不觉感动起来。倒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表扬来自某副司令员，而是这个肯定是在本“才女”正怀疑动摇而最不才的时候所给予的。于是，我重新翻开书稿，重新审视、阅读这些文字。

比起东一句西一句的“点评”来，相对用心的构思，完整的框架，规范的语言，一定的篇幅还是显得耐看一些。毕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至少它可以直观地体现自己曾经的一些思考。只是长期被动地看别人的好庄稼而不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终究没什么结果。我相信，如果曹雪芹当年有条件玩微信的话，或许今天就没有批阅十载的经典《红楼梦》了。再推而广之，我们的许多文化遗产可能就会是别的什么东西。于是我又想，自己不是曹雪芹，也不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更不是学贯中西的能人林语堂，可我恰恰偶尔又有类似他们那样的心境和情结，何不把这心情

收拾起来重新开始呢？与其心心慌慌地阅读，忙忙叨叨地转发，手忙脚乱地点赞，倒不如安安静静系统而条理地阅读，仔仔细细深入而完整地探讨几个跟自己专业与生活有关的问题。

然而，谈何容易！

腾讯公司未推出微信这款免费应用程序之前，我写作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其一，遵循国家的方针政策，其二，遵循自己的内心感受。当微信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之后，我的顾虑多了很多：经过微信洗礼的读者太强悍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超雄辩的敏感问题探讨，超信息量的惊天黑幕，超高级的国际一流先进水平，超血腥的恐怖刺激，超温柔的内心抚慰，超美感的艺术表现……他们对于强刺激的东西通通麻木不仁，何况是顾虑重重的不痛不痒？

也许，有朋友说，就写你想写而能写的吧。可是，在公共平台上不顾读者反映的自言自语是不是很滑稽？

想来想去，依然很难有上好的答案。微信的出现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改变，它从知识传播、思想碰撞、审美取向、阅读心态甚至时间安排、生活节奏等各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究竟它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还是相反？它庞大的信息量使我们变聪明了还是更傻了？它无所顾忌的自由开放是使我们的思想得以解放更富创造力，还是像精神鸦片一样让我们远离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两三年的工夫可以改变人的世界，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又将怎样？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我真是不知所措。一方面我在参与，既享受它带给我的快乐，也遭受它的困扰；另一方面，我又不甘心失去传统的阅读与写作方式。于是，我只好一边玩着微信，一边继续着我曾经热爱的“文字游戏”。

姚思敏

2015年8月2日





目 录

桂花楼的记忆	1
野黄豆的故事	13
翠花胡同	18
先生买车	24
无奈的社会选择	29
余震之余	34
怎么可以这样	39
湘西行	46
太空飞行艺术之旅	
——埃及、土耳其行随笔	54
朝鲜一瞥	64
关于柬埔寨	72
写自夏威夷马诺亚山谷	
水彩之梦	84
番禺后人	87

直观老龄化社会	91
国内更精彩	93
装饰与中国“面子”	95
从夏威夷大学到热带森林	96
时代造人	101
夏威夷大学的除夕	103
“以主的名义”	105
图书馆之乐	107
通信中的大学问	109
身边的新鲜事	111
我想有更多人关注中国文化	113
人是很具体的生物	114
意想不到的收获	116
一个与自然亲近的好地方	120
一段终身悲苦的人生	
——读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有感	123
母亲	126

年轻多么好	131
走近俄罗斯	138
十个没想到	
——参加“创意城市·2012 伦敦艺术大展”有感	152
享受写生	158
“国花”与“国脸”	174
花非花	178
久违了！靠才气画画的感觉	182
关于“孔雀”系列的创作	185
我的中国画评判标准	190
期待山水画创作的大手笔	197
我这样看全国美展	200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观后感	204
这场笔仗应该打	209
有限而无极的世界	214

凡·高

——神话与现实 218

怀念潘洁兹先生 222

读《画坛大隐李琼久》 227

瑞琨这个人 231

姚思敏的文学园地 孙克 238

一本用心写出来的好书

——拜读姚思敏随笔《一个女画家的世界》有感 钱海源 243

品味自然 游艺人生

——读姚思敏的《一个女画家的世界》 林木 248

1980—2015 年主要学术活动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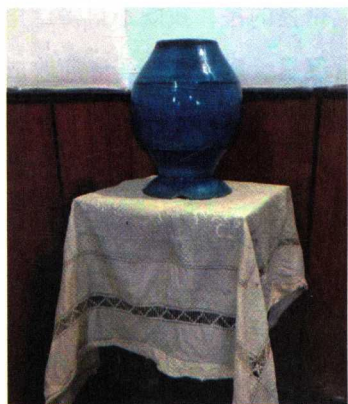
姚思敏中国画作品 263

桂花楼的记忆

无意中读到一条微信帖子，上面全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那个特殊时期的场景，一段很久没有打开的记忆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令我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往事。有位学者曾提出真正的历史在民间的观点，我颇有同感。也许下面的表述就算一则吧。

小孩对大人们决定要去哪里居住都不会有太多的话语权，晕晕乎乎地只要跟着走就行。大概是 1969 年，我们从“没有斑竹的斑竹湾”姑妈家搬到了城里的桂花楼街妈妈工作的小学校居住。奇怪的是，我既不记得这里有桂花也不记得有什么楼。我们家就在据说曾经是一座三进院子寺庙改成的小学校里。从一个破旧却有些复杂的房檐大门进去，一个小天井，四周全是木房子，穿过正中一间教室旁的过厅，后面是一个大一点的天井，四周又是木房子，三面是教室，正前方几级大台阶上有一间“长”着许多立柱被他们叫作礼堂的大房子。礼堂中间有个齐腰高的讲台，一般行开学典礼时校长就会在讲台上讲话，下面坐满一屋子的学生。礼堂背后是一排砖房，左边第一间是厕所，中间是空房，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校的第一个家——实际是在厕所旁边。

现在流行“极简主义”。我不知道那时的我们家算不算“极简”：不到十平方米的风子里摆了张“极简”的单人床，进门左边有一个“极简”的课桌，旁边有几口叠放着的“极简”的木箱子。两张床之间靠墙的位置有一张“极简”的凳子，上面放着一只形状“极简”颜色也“极简”但却非常好看的“倒花瓶”。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倒过来的花瓶，瓶沿在下面，瓶口却像底座。我每天躺在床上第一眼和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那时候我常想不明白：做花瓶的人为什么要做这样形状的东西？可它的颜色特别好看，蓝蓝的片色（后来知道那叫孔雀蓝），说不出为什么，就是看着它的色泽再看其他的东两就不想看了。也许那就叫美吧。我们家还有一种东两是我妈妈特别得意的，就是挑花的床上用品：挑花的枕头，挑花的床单，挑花的罩沿。细细的五颜六色的丝线挑出各式各样的图案，小小的玫瑰花、淡淡的梅花合着一些简洁的几何形图案配在白白的布面上可爱极了。每次换床单，妈妈都会说：你看多好看多干净。我没有什么好东两跟人家比，可这床上的东两我很喜欢——整体看上去应该还是属于“极简主义”的作品，因为它们总是在大面积的白色上挑出一些小花样，要不在左上角要不在右上角。现在想来，那时的挑花就是现在的十字绣。可与之相比现在街上卖的十字绣纹样是怎样的恶俗啊！



“倒花瓶”

我和弟弟白天去乐山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上学，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们自己做晚饭。我们俩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便是生火，所以就得了“轮流坐庄”。轮着自己的时候得放完学赶紧往家走，反之便可以多玩一会儿再回家。黑色的土陶炉子放在门外台阶上，夏天下午的太阳正好晒着它，这时候生火最难受——又热，又薰，又脏。先准备好废报纸放在炉心，再放些木炭，划燃火柴点着报纸后赶紧

用蒲扇扇。等木炭燃烧起来放上煤球，再用蒲扇一阵猛扇。运气好的话，煤球着了就可以做饭了。这一连串动作一定要配合好，若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得再来一遍，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记得有一次，我正进行到关键环节，忽然有个火红的小煤渣滚落到我的脚丫里，甩也甩不掉，疼得我眼泪直掉。我赶紧丢了扇子掰开脚丫一看：两边的脚趾都烫伤了。等弟弟回来我跟他说起这事，他说他经常“遭”。

那时候，爸爸在外地接受审查，不能回家。姐姐下乡了，妈妈好像很忙，只有吃饭时和我们在一起。白天满满地上课，吃完晚饭七点钟还要政治学习，所以晚上基本是我和弟弟在家。冬天的夜晚特别冷，没有地板，床脚以上半尺都是湿漉漉的。没有天花板，风就从房瓦的空隙吹进来。当然更没有任何其他取暖设备。我们坐在那张窄窄的课桌前就着二十五瓦的灯光写作业。晚上四周黑乎乎的，虽然妈妈就在外面靠大门的办公室开会，但中间隔着两院没有人声的大房子。我和弟弟几乎每晚都害怕兮兮的，越安静越恐怖，哪里有一点点响动，我们俩就面面相觑……那时节我们最希望听到的声音就是有老师进来上厕所，她们方便完了就会来我们家“旅游”一番，说得最多的是：“你看杨老师家这两孩子好乖哟，自己知道看书写作业。才不像我们家孩子，房顶上都是脚板印。”“哎呀，杨老师家好干净，好漂亮。”

有一天晚上，正当我们疑神疑鬼的时候，忽然，房顶好似被掀翻了一样“哗啦啦”一阵狂响，就像千军万马呼啸而来，顿时我俩魂飞魄散，本能地跳起来拔腿就往外跑，一口气冲到两重房子外面有灯光的地方。妈妈还在和许多老师坐在办公室里政治学习，看见我们冲出来以为我们在调皮。倒是另外一位老师见我们神情不对，出来问怎么回事想送我们回去，说那一定是房顶上老猫在捉老鼠，可我们说什么都不相信，一直等到妈妈学习完了才蹑手蹑脚跟在她后面回到家里……猫捉老鼠能这么恐怖？我俩很长时间都想不通，那一晚的恐惧也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